春在堂襍文

春在堂襍文三編卷三

德清俞樾

王子安集注序

物相雜謂之文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蓋必相交相錯而後成文故駢儷之文文之正軌也孔子贊易多儷語老子著道德經亦多儷語周秦諸子之書大率同之至東漢之文斯駢儷之極則矣六朝文氣衰弱而體格未變逮乎唐初四傑蜩起彬彬乎盛哉四傑之中王子安裒然居首韓文公作滕王閣記曰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是韓未嘗薄王也杜少陵云王楊盧駱

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
萬古流是杜未嘗薄王也自宋人以八代爲衰掃而空
之奉昌黎爲鼻祖而不知探原於初唐之四傑自此以
往有語言而無文字矣夫宋元以後之文率多懸臆而
造洋洋灑灑一掃千言而實則羌無故實者也若唐以
前之文則所謂無一字無來歴者以張燕公段柯古之
殫見洽聞而於王子安所云帝車南指華蓋西臨者莫
詳所出其滕王閣序至今三尺之童能誦之而紫電青
霜數語則博學如楊升庵未能質言也余幼時讀林西
仲古文析義見其於滕王閣序云所用故事皆習熟語

坊本頗詳之故不爲注嗟乎斯言也何其言之易歟吳
縣蔣君敬臣以縣令需次吾浙承其先德廣文君之家
學一行作吏丹棃無廢以王子安集自來未有注者乃
鋭意爲之經始于同治之甲子至光緒甲戌歲紀一周
而後脫稿將付剞劂問序於余余讀其注見其所引書
不僅舉書名必兼舉篇名其無篇名則云弟幾卷益用
唐李匡義資暇集之例可知其學有本原非同稗販矣
余從前亦喜爲駢儷之文中年以後研求經訓輟不復
作今則精力衰頽記問荒落於君此書無能爲豪髮之
裨益惟文章體例粗能言之因書以詒君亦欲使學者

知君之致力於此書非徒繡其鞶帨也

任彥昇集箋注序

吳縣蔣君敬臣曾注王子安集余已爲序其端矣光緒庚辰冬君訪余於吳下春在堂又以所注任彥昇集求序時余適爲孫兒陛雲納婦未遑暇也明年春自蘇至杭乃於舟中讀之其每事必求其所自出不苟從類書鈔撮以貽稗販之譏蓋與注王集體例無異然余謂任集之難注有甚於王集者夫王子安爲唐初人其所徵引之書至今已十亾六七若任則前乎王者又百有餘年矣李善注文選於任文多有未詳如爲范尚書讓吏

部裘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王文憲集序
挂服捐駒前良取則皆二事並舉李知其一而不知其
一是在唐人已不知其所徵引矣況在今日乎若此注
實事求是不務穿鑿無稽勿言不知蓋闕誠善讀古書
者也然古書傳世既久不無亥豕之訛集中齊明帝謚
議云大足協律大足二字不得其解余疑大足當作大
疋說文疋部疋或曰胥字蓋胥字本從疋得聲故古文
或以疋爲之亦猶以哥爲歌以臤爲賢之比耳大疋即
大胥禮記王制篇注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故曰大胥
協律作疋者古文作足者誤字雖無他證而所見似塙

故因君求序而及之以此而推或有可資啟發者乎

謝信齋秋審條款序

月令季秋之月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注謂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是古者決囚以季秋之月漢制冬月報囚非古制也　國家先陽春以布化後秋霜以宣威順時行戮辟以止辟秋審之典　列聖重之各直省重囚其陷於辟者有情實有緩決由臬司擬議而上之督撫由督撫覆核而達之刑部刑部堂司各官又會同大學士九卿科道而審定其為實為緩而死生之蓋
聖人矜嚴民命其重如此從事其間者可不慎歟督稽

謝信齋先生誠鈞習申韓家言居直隸幕府數十年嘗受秋讞條欵於戴蘭江少司寇既又得秋錄比案一書乃先取條欵一一訂正參以已辦成案合二書爲一編千緒萬端若網在綱若者宜實若者宜緩猶燭照而數計也書成擬刻之於直隸而未果乃以授女夫陳仲泉觀察仲泉藏之篋笥不敢失墜至今二十有二年紙墨猶新而先生已早歸道山矣恩竹樵方伯開藩吳下固刑部秋審處老輩也仲泉視以此書歎爲不刊之作即取而付之剞劂先生數十年苦心庶幾不泯乎乃刻未成而方伯先逝不及一見是可悲也仲泉與余爲

同年友屬書數言以識緣起余惟仲泉抱殘守缺之誼與方伯表章前哲嘉惠來學之心皆不可沒至其書之精審則老於折獄者自能知之余不習法家言固無能贊一詞也

說文考略序

吳江陳侃府先生耄期好學銳意著述生平於算學輿地之學皆有成書而於小學尤致力焉先生旣沒遺書乃稍稍出余得讀其說文考略四卷其第一卷爲部目分韵葢以便初學之檢閱此下則博考叚借通用諸字以及音義之正俗古今之分合文義之異同字體字音

正譌辨似雙聲疊韵緋列無遺學者奉此一編以讀許書不第涉其藩籬固已究其蘊奧矣先生自序引昌黎韓子之言曰凡爲文詞宜略識字余謂識字也者豈惟甲則言甲乙則言乙而已哉果如是也則童子束髮抱書入村夫子塾蒻紅紙作方寸字日識四五即謂之識字矣何大儒如韓子猶不敢易言之而但求略識之也蓋識字之難不第辨別其形聲而尤在通知古文假借之例與古今文義異同分合之詳不然讀歷書而不知往之爲昧則天文昧矣讀禹貢而不知河之爲荷則地理淆矣讀戴記而不知導之爲禫則服制疑矣讀周官

而不知濯之為祧則廟制失矣福陽傅陽即偪陽也明津盟津即孟津也無二地也伯翳柏翳伯緊即伯益也逢門蠭門蓬蒙即逢蒙也無二人也春秋之郯國戰國之鄒國也左傳之陳氏國策之田氏也孟氏易有齊卦即晉卦也古文尚書有柴誓即費誓也不知其所以通異義於是乎蠭起而在通知古音古義者則固無疑於其閒也此其人所謂識字者也以毛西河之博洽而作春秋簡書刊誤猶齗齗焉辨所不必辨然則識字難矣先生此書雖止四卷而視明焦氏之俗書刊誤 國朝沈氏之九經辨字瀆蒙轉以簡要勝之吾願學者熟復

先生此書而推闡以盡其餘則以徧讀秦漢以上之書不難矣豈僅畧識字而已哉

蔣生沐東湖叢記序

昔孔子將作春秋先聚寶書蓋網羅放失之盛心也之杞而得夏時之宋而得坤乾遊訪古書亦云勤矣班固本七略作藝文志於每書之下往往撮舉其大旨雖史家體例略而未詳然如古五子十八篇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讕言十一篇注云陳人君法度雖後世不見其書而得此一語猶可見其梗概至宋王厚齋氏又捃拾遺文爲之補志古書古義賴有十一之存厥功

偉矣自是以後蒐遺補逸遂成一家之學至我　朝而鉅儒輩出皆信而好古崇實學而掃空談若竹垞朱氏之經義考義門何氏之讀書記原本經史提要鉤元使承學之士窺制述之藩籬識文章之體要而麻沙傳刻之訛亦藉以辨別意甚善也海昌生沐蔣君自十齡即喜購書其家藏書即於浙右所得多宋元槧本及舊鈔本既出其所藏者刻爲別下齋叢書而又有東湖叢記六卷則皆記其所見異書秘籍而金石文字亦附見焉自序稱破籍斷碑性所癖嗜叢殘掎拾自備遺忘然其書實精審與同時嘉興錢警石先生曝書雜記可相伯

仲原版燬於兵燹哲嗣澤山孝廉謀重刻之乃以示余且屬爲之序余自惟譾陋汾河委瑣夙非成誦何足序君之書哉重進孝廉之請又嘉孝廉昆仲皆能讀父書於大亂之餘抱殘守闕孜孜不倦昌黎不云乎國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刻余讀此編既歎老輩人讀書之精審而又深爲孝廉昆仲望也

吳牧騶小匏庵詩序

往時曾文正師嘗與余言　國家三載一開科得舉人進士如干人其外任封疆內躋卿貳者每科必有之但有多寡耳至於文章行世者述傳後者或一科無一人

焉或數科稱一人焉殆所難者在此不在彼乎余初聞斯言笑而不信也既而思之余自道光十七年歷丁酉科鄉試厠名副榜越七年至甲辰　恩科而舉於鄉又越六年至庚戌科而成進士中間先兄壬甫太守又於癸卯科領鄉薦余於此四科者皆得稱同歲生約而計之殆不下四千人矣其外任封疆內躋卿貳者指不勝屈而求如文正所言文章行世若遊傳後者果幾人歟文正難易之說或者其信乎雖著此說不敢開於人乃今以序牧騶吳君之詩君固先兄壬甫癸卯同年也後余一科而成進士入詞林改官滇南山縣令陟郡守權

概察使是時滇事方棘使君得竟其用屏藩節鉞安知不在指顧間歟乃之官未久即引疾而歸歸而徜徉於鴛湖煙水中以文字自娛乎定其詩曰小匏庵詩存六卷刻以行世而問序於余余讀其詩蓋滇中之作居其大半憂時感事之作與夫採風問俗之詞所謂詩史者也雖至高臥鄉山而念大難之初平憫瘡痍之未復所作新樂府諸章沈著則老杜也條暢則香山也異乎世之妃靑儷白以爲工者烏呼是可傳矣使曾文正之言而信則此六卷詩亦足自豪視世之高牙大纛者果孰難而孰易也哉余因序君之詩而有感於曾文正之言

惜文正已騎箕天上不及以君之詩而一質之也

謝琴山壽花室詩序

道光丁酉之歲余年十有七初應省試廁名副榜蓋即宋人所謂待補小榜者也與是科鄉舉諸君例稱同年生而余年幼鍵一室而讀書自族姻外無過從者亦未知同年之足重也歲月不居時序如流丁酉至今忽已四十三年矣曩時同譜諸君大半物故檢視題名小錄存者不過十之一二同年之誼益以增重思其人而不及見得見其子若孫則幸矣得見其子若孫而其子若孫又能出其詩文以相示則雖不及見其人而如見其

人且不啻與其人同坐於一堂上下其議論相與劇談大笑也則尤幸矣嗟乎此余所以序琴山謝君之詩也琴山謝君蓋丁酉同年也余乙巳入都則君已於甲辰歲以知縣試用於江蘇余始終與君不一見而今見其詩君之詩清而不枯腴而不俗合唐宋人爲一手其未仕時游揚州之東臺縣主其地西溪講席者垂二十年友朋文字極一時之盛故詩有優游閒適之意及官江蘇中更離亂入王壯愍瑞勇壯兩公幕府治軍書參密議江浙陷賊中市廛煨燼用土污裝君實親見之故其爲詩或幽愁抑鬱或悲憤慨慷隨所遇而異而君亦

老且病矣生平爲詩甚多遭亂失其稿今存詩五百餘首皆君病中手自補錄者是尤可寶也余忝與君同年而不識君幸得識君之嗣君筱珊大令遂得從而讀君之遺詩而君之墓草則已宿矣聞君爲人敦孝友重氣誼固不僅以詩見者然以詩論亦丁酉榜中一詩人也讀君之詩而知君之爲人余雖不識君亦可以無憾矣

春風並轡前後兩圖序

于穎方君以春風並轡前後兩圖見示其前圖乃羅兩峯山人於乾隆庚戌爲立堂蘭嵎兩先生作皆君曾大父行乾隆己酉同舉於鄉者也至咸豐辛亥壬子距乾

隆庚戌六十年矣而君與其兄元仲先生又聯登賢書於是有第二圖之作伯需仲雲後先輝映何其盛與余與家兄玉甫於道光癸卯甲辰先後領鄉薦差足希君家二難之盛庚戌同試禮部亦嘗並轡於春風至今三十年春草池塘已成昔夢展君此圖殊增我鴒原之感矣兄子祖綬光緒丙子舉人上溯嘉慶丙子先君子歌鹿鳴之歲亦相距六十年是與君家盛事同爲科名佳話然祖孫繩武而不克弟兄競爽則並轡之樂未易言也圖中諸老輩題跋甚多余方居五五之戚不爲詩歌重違君意拉襍書此世有王定保當采入摭言矣

史偉堂思補圖序

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聖人作易所以示人處憂患之道也六十四卦中惟坎爲加憂之卦聖人遇坎則憂之天下之險莫險於水而坎實爲水凡易言水言大川皆指坎而言天下之凶頑莫甚於盜賊而坎實爲盜凡易言盜言寇言有戎皆指坎而言是故坎者聖人之所大憂也偉堂方伯歷述生平所遇危險之事屬其友李君永之繪圖紀之凡厄於水者六厄於兵者四余合十圖觀之歎曰君所遇其皆坎象乎雖然聖人有入坎而出坎之法以坎初之離四坎二之離五坎三之離上卽

以離四之坎初離五之坎二離上之坎三則成既濟所謂既濟定也是道也在丹家爲取坎塡離之術在吾儒卽爲息黥補劓之方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君以思補名是圖得易義矣自茲以往成既濟定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金剛經句解易知序

金剛經精義惟在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然此非佛氏之言實吾孔子之言也昔孔子論列逸民諸人而曰吾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有可卽住於可有不可卽住於不可無可無不可卽無適無莫之謂無適無莫卽無

所住也是以門弟子之稱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子思作中庸發明其義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斯言也所謂無所住也繼之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則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說也然則金剛經之理不外儒書乃吾讀太平廣記報應一門列金剛經報應凡七卷至一百有三事之多如盧景裕枷鏁自脫王令望猛獸不傷陳利賓赤龍扶舟劉逸淮巨手遮背並是金剛經之力且云冥間號金剛經最上功德若日持金剛經一徧即萬罪皆消鬼官不能拘矣此又何說也曰天下之患莫大

於有所住息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各有所住者存焉是故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彼何所住哉不飛於叢惡乎用吾矰不游於淵惡乎用吾綸不走於曠惡乎用吾網金剛經之力亦若是而已矣彼惟無所住故天地鬼神水火盜賊皆不得而傷之佛弟子附會其說侈為報應非無理也是經凡六譯今多行鳩摩羅什本率較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其精者實與聖言相表裏而誦習者不達其義則見為複沓而曼衍乾隆閒蓬萊王巨川著金剛經句解易知原序謂斟酌

羣言錄長藥短義惟求是語不避粗洵初學之津梁也姚訪梅觀察得其書喜其切近乃屬其妻弟張少渠大令重刊之於吳門而問序於余余惟歷來所記載是經功德不可思議王君切實指陳發明經義觀察又信受奉持刊刻流傳洵足以救其身壽其親矣余於西來大義一無所知始舉其無所住一語比附於吾儒之學使學者由是而進於程子所謂活潑潑地則儒理佛理一以貫之矣

會稽王氏銀管錄序

柏舟之詩曰之死矢靡它固以死自誓矣然實未嘗死

也史傳所載者代君妻之磨笄樂陵妣之掘坎大卒迫於不得已而死未有身處無事之時從容閨房之內不忍其夫之獨死而以身從之者也唐高宗下詔褒賜于敏直妻張氏令史官錄之是爲表揚烈婦之始然張氏以一慟而絕則亦非自殺以從其夫也歷考前史烈婦徇夫宋以前未有聞至元史列女傳云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特著之以示勸勵之義傳中所載自李君進妻王氏以下二十餘人皆早寡不忍獨生以死從夫當時恐命褒表或賜錢贈諡然則烈婦之有褒表在元時固著之令甲矣

聖朝敦崇倫紀樹之

風聲凡節婦烈婦咸表其閭而儒者之論動謂爲節婦難爲烈婦易以節婦之節成於百年而烈婦之烈或激於一旦也嗟乎死生亦大矣士君子首鼠兩端遇事變不能引決女姓衣類瓜帶歎鼻以偷活草間者往往有之而謂烈婦易乎乃今觀於會稽王烈婦則其難更有甚矣當其夫根仙茂才之卒也固已毀面截髮誓不獨生會其父笑庵孫公以哭女婿而亡又扶服奔赴躬視含斂禮畢仍歸王氏送其夫之葬乃曰吾可以死矣自是遂絶食雖水漿不入於口當是時其舅勸之食姑勸之食其母居夫之喪不獲來而其祖來勸之食然烈婦

卒不爲動不食至七日垂絕矣其祖强飲以西瓜汁一桮又七日而後絕宛轉牀第之間歸歷浹辰之久烏呼豈易言哉此非猶夫扼吭斷脰一瞑不視者或可取決於一日也太元度次八曰赤石不奪節士之必其烈婦之謂矣其夫弟子獻孝廉狀其事實博徵詩文彙而刻之是爲銀管集而余爲之序讀是集也知烈婦之所爲更有難於節婦者程嬰死易立孤難之說固未可以概論而　朝廷一律表彰意深遠矣

陳慎甫先生退耕堂集序

先道奉君以嘉慶丙子舉於鄉至於今六十有六年矣

與先君同舉之友百不存一每展題名小錄輒誦雖無老成尚有典型之句爲之大息夫思其人而不見見其姓名如接其言論風采焉況得而誦其詩乎海鹽陳愼甫先生於道光癸未成進士而其舉於鄉也實與先君爲同歲生方外生岸江陰時樾侍先君讀書於常州與先生書牘往來猶及見之已而先生改官直隸遷深州牧咸豐三年寇陷州城先生死之事聞　賜加道銜世襲雲騎尉祀昭忠祠其他祭葬恤如例然則先生在嘉慶丙子榜中其亦所謂磊落軒天地者乎樾不及見先生而今乃得見先生之詩盛先生所著有楚游集五溪

游稿檝廬老屋集退耕堂集無慮數千首兵火之後遺佚過半先生有令子曰賡笙字介石就殘稿中考之與地按之歲月編爲十卷存七百餘首而從其晚年所定之名命之曰退耕堂集其詩上攀漢魏下掛歐蘇求之當代罕有倫比蓋先生論詩有云漁洋詩自佳所惜修飾太過耳宛陵施愚山五古最爲遒上梅村而外嶺南陳元孝尙可比肩餘子皆碌碌矣又曰時髦巨手大抵宗尙　國初諸老至于元明俱未窺及何論漢魏晉唐才華日盛根柢月薄不讀經史而徒於聲律中求之是沿流而未討源也先生之論如此宜其詩之高出儕輩

矣夫先生之治行有輿論其大節有　國史如先生者豈必以詩傳哉然以詩論亦自必傳而無疑介石以廉吏子久困場屋棬樞桑戶中授徒自給而手抱遺文不敢廢墜紬繹毫絲遂有成書其志可嘉矣樾自先君見背以來又三十餘年衰病侵尋學術荒落乃承不棄屬以一言序之樾讀先生之詩敬先生之爲人又嘉介石之克承家學也昌黎公不云乎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刻樾願與介石共勉之矣

潘氏泰思錄序

孟子稱故國不在喬木而在世臣三代而下如漢之袁

楊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皆以衣冠右姓軒冕相襲播之史策以為美談我 國家重熙累洽浸仁沐義故家遺俗光耀不渝而在東南則吳縣潘氏實為之冠夫江河之水其始濫觴豫章之木其初拱把荀子有言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余年來僑寓吳中與其地賢士大夫游潘君譽生以所著孝思錄之已刊者一卷見示則其六世祖敷九先生自定年譜也先生生於順治十五年其先世為安徽歙縣人自其祖筠友公以浙鹺起家往來吳淞而先生乃生於姑蘇之南濠先生之父其蔚公卜居於黃鸝坊橋至先生又移居劉家

濱實爲潘氏自皖遷吳之祖今吳縣潘氏枝附葉著爵位蟬聯皆自此始也昔周之興也詩人頌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及東周之衰吉甫申伯之後皆不克繼論者惜之學生美於才而工於文其爲奉先錄乃所謂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者而以此卷爲首川既自源有開必先其此之謂乎又以原譜止於康熙四十二年時敢九先生年四十六歲下距先生之歿於雍正二年尙有二十一年乃蒐輯遺閒軼事以賡續之杜少陵云藉藉名家孫如學生者信可以無愧矣余讀此書知潘氏原遠流長方興未艾詩所謂不顯亦世者於此徵

之非徒爲潘氏一家慶也

合刻歸顧朱三先生年譜序

古人重國故所謂國故者鄭康成謂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凡釋奠於學則必祭之後世學宮之祀鄉賢其昉此乎夫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嵩山景行人所嚮往是以過大梁者佇想夷門游九原者流連隨會表彰前哲嶷獎方來意深遠矣崑山在吳郡一大縣也地有山水之勝爲人文所萃前言往行炳彪載籍而若歸震川顧亭林朱柏廬三先生則尤著者也震川先生之文二百年來猶在人口而其原本道德根

柢六經實足追配韓歐非徒以文名傾天下者至亭林先生之學有體有用綜貫百家上下千載於朝章國典民風土俗歷歷言之其講求古音發明古義亦足爲本朝諸大儒道其先路無論言漢學言宋學而皆以先生爲一大宗柏廬先生名迹稍晦然其人實卓然一代醇儒以父節孝先生死難棄諸生冠服稱朱布衣居鄉教授以博學宏辭薦不就其律己嚴其接物恕其教學者必以誠古所稱躬行不怠之君子先生有焉是三先生者雖出處不必同而學行則同其在崑邑皆古所謂國故者也金君蝶青宰是邑緬懷三先生之遺風而不

可見訪其生平行事得邑人孫守中岱所爲震川先生年譜吳止狷映奎所爲亭林先生年譜乃合而刻之以柏廬先生未有年譜而先生所撰毋欺錄自順治十五年始至康熙三十七年止其明年先生卽捐館舍此四十年中按年編纂本末略具是卽先生之譜也乃刻此錄與歸顧兩譜並行於是三先生事跡粲然可見矣昔賈生常歎俗吏惟以簿書期會爲事縣青一行作吏卽惓惓於是邦之文獻訪先哲遺書而表祿之可謂知所本矣余與縣青有連素聞其通達治體長于爲政而此一舉也尤非俗吏所能爲學道愛人於此徵之矣邑之

人士沐浴於絃歌之化又聞鄉先生之風而興起焉學術修明人材輩起皆基於此此螺青刻三先生譜之本心亦即古人祀國故之遺意也夫

生春詩錄序

白香山何處春深好二十首蓋和元微之之作與到語耳後人擬之者亦不過評量煙景料理風花未必有深意存其中也繖堂同年寓居武林以香山九老圖中人爲西湖六橋游客已卯之歲嘉平之月陰雨浹辰杜門不出游興小減而吟興大來乃用元白舊體賦何處生春早三十首蓋是歲十二月癸亥立春也明年春剩寄

余炎下春在堂屬以一言序之余讀其詩自第一首至第五首雍容揄揚有唐人鳳皇池上一曲陽春遺韵自第六首以下則君一生宦蹟游蹤具見於斯谿君以文恭公季子稟承家學遭際 盛時由監司洊家珍歷屏藩兼攝節鉞展驥大用矣俄以疾乞身怡情泉石放浪江湖近年游覽兩浙徧探雁蕩天台普陀之勝笠屐所至望若神仙縱計君之一生谿得春氣最多宜其見之於詩者風和而氣暢每讀一過令人如坐春風中矣願君從此以往長樂無極以八千歲爲春則白香山所謂且喜年年作花主者當爲君詠之余雖秋士而易林有

之東風啟戶黔啄翻翻舞各樂其類亦思與君頡頏於桃花滌水閒也

秦膚雨詩序

楊子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是知古所謂詩人詞人者雖有則與淫之別而麗則一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豈有不麗而可謂之文者乎吾人立言以古爲法如邵康節之擊壤集以理學語入詩沿至有明爲陳白沙莊定山一派則而不麗不足與言詩也若夫唐人溫李之詩寄託遙深貫古風騷之遺韻而沿其體者徒拾浮華不存古意至宋初楊劉諸公衍爲

西崑體則又麗而不則矣其弊也以雕致光香匳爲濫觴極而至於 國朝王次回之疑雨集麗而不則又入於淫斯風雅之罪人矣吾嘗持此論以觀當代詩人之詩求其麗且則者今乃得之秦君膺雨君年少而工於詩且能爲詞曲持律深細異夫不知而苟作者示八所刻詩詞乞序於余余讀之圓美流轉如彈丸而無亂撒之辭無靡靡之音斯非揚子雲所謂麗以則者乎余少時粗習爲詩詞比歲以來意興衰落搖筆染翰都無佳語姑信江文通才盡之說甚矣吾衰又何足以序君之詩哉姑綴數語如此俾學者知麗而不淫斯謂之則鑿

壞遺音香匳流弊均詩家所不取也

顧訪溪四禮榷疑序

顧訪溪先生篤學敦行粹然爲當代儒者其所著書皆有體有用有裨世道而四禮榷疑八卷則其晚年所手定之藁也四禮者冠昏喪祭也王制之言六禮曰冠昏喪祭鄉相見而宋司馬温公之爲書儀則有冠儀昏儀喪儀無祭儀蓋合喪祭而一之矣是四者人道之所尤重舉冠昏喪祭四者而其餘鄉飲鄉射及士相見之禮古今異宜南北異俗有不必槩論者矣明黃氏佐著鄉禮七卷以鄉禮爲綱領而次列冠昏喪祭四禮斯可謂

紀事而提其要者也　國朝秦氏蕙田著五禮通考本徐氏讀禮通考而推廣之吉凶軍賓嘉燦然羅列所謂冠昏喪祭者無不包舉乎其中誠說禮者之淵藪也然其書浩如煙海學者未易推尋殆又不免乎或失則煩之弊今先生此書約而能精辯而不煩信乎好學深思通知其意者矣然世竊謂自乾隆中　敕撰　大清通禮凡等威之降殺節文之次第固已秩然大備而士大夫家或囿于鄉隅習於世俗不能一一如禮亦無以禮繩之者卒以從俗從宜為解先生初定是書實先具儀節各繫以說而以附論終焉後乃專取附論損益

之成此八卷則儀節不復存矣先生所定儀節必有宜乎今不盭乎古者惜乎其不復存也雖然世之君子誠有志乎復禮得先生此書而推求夫古人制禮之意則冠昏喪祭諸大端雖不能悉如古禮吾知其必有合矣

杜小舫重刻宋七家詞序

詞源於唐盛於宋至元明以下衰矣　國朝正學昌明人文蔚起瑣事求是力追古初詞雖小道而別裁僞體矩矱先氏亦斷斷然不少假借剖豪析芒森然起例與箋經注史同一謹嚴此有明一代諸公所未見及者也盍自萬紅友詞律一書出而詞之道固已尊矣然萬氏

之書以律為主而不論辭之工拙故如黃山谷笠遠行之俳體石孝友念奴嬌之媟辭亦具錄之非所以存大雅之遺音示風騷之正軌也戈順卿先生生萬氏之後持論益精執律愈細以詞學提唱江左者數十年其所選宋七家詞無一齟齬之律無一僻澀之辭蓋自來宋詞選本未有精於此者也杜筱舫方伯為詞場老斲輪所著采香詞深入宋賢之室前官江蘇時與竹樵方伯校刊萬氏詞律今歸林下又手自校定戈選七家詞彙之棃棗而問序於余余謂戈選誠善矣然亦有沿訛而未正者且有率臆而妄改者筱舫一一訂正不特宋賢

之知已抑亦戈氏之功臣哉詞家奉詞律為楷式猶病其博而不精今得此七家之詞章摹而句倣之格律既嚴情文兼美將駕元明而上與宋賢抗手不難矣曩者詞律之刻余既為序之此刻也不復掇拾舊說惟願世之學詞者博求之詞律而又精求之此七家則人人皆梅谿白石也此役舫校刊戈選之雅意也夫

姚子白懷芬館詩鈔序

昔有以詩集示袁隨園先生者先生見其集中多雁字夾竹桃等題遂不復觀曰非大家體格也是說也余竊以為不然夫論詩者當論其工否耳如不工也雖日擬

昔劉公謙詩顏延年又祀歌何取焉如其工也則陸士衡之詠園葵沈休文之詠湖鴈何嘗不與京都巨製並入選樓哉歷觀唐宋以來若宋劉辰翁之四景詩元郭豫亨之梅花字字香前後集在詩家皆爲小品而亦未嘗不流傳至今故知詩論工拙不論題之大小也秀水姚君子白以名諸生不得志於有司身後詩文散佚其哲嗣鞏石搜裝兩君於兵燹之後艱難之得懷芬館詩四卷賦一卷而乞序於余余讀其首篇卽詠鴨餛飩五言古詩一首其他亦多詠牛叉虎畫叉簾押之類賦題稍是初疑其過涉纖小然其詩則寄託遙深意味雋永

置之作者之列固無愧焉如君之詩豈得以題之小而薄之哉及觀楊君象濟王君汀蔣之序乃知君詩文不自收拾此集所存半皆書院課作朋舊所傳鈔而幸存者然則題之纖小固無惓矣余恐讀者執隨園之說以獻疑故書其詩集之首如此

丁怡生重文序

今所謂字古所謂文也傳曰物相襍謂之文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蓋必相交相錯而後成文昔伏羲氏既畫一以象陽又以所畫之一斷之爲一以象陰於是文字生焉然則文字之中有並一字爲一字者正如有一

而又有一斯固文之所以為故矣擲古之文多緐重如務流灝戳之類卒乖戾成文而傳世既久日趨簡易學者既不循用浸至失其音讀說文所載如詠讀若彝秫讀若歷明白無疑者固有之矣而如㸚之但云兩從此棘之但云棘從此不稱其音讀者又豈少哉余今年曾以茲字音義詢之詁經精舍諸君子或云宜音胡涓切或云宜音子絲切迄無定論然則古傳所謂何故使我水茲者宜何讀歟丁君怡生固精舍中高才生也其家藏書爲大江南北最怡生然學嗜古有子勝斐然之志余方謂天假之年必大有成就孰意其秀而不實與顏

氏子同慨也其從兄松生明經出示其遺書有重文一卷皆就重疊成文者如双字棘字之類博考諸書求其音義此在小學中止為一端然其用力固已勤矣余因勸松生付諸剞劂以廣其傳使學者藉此以窺古人制字之原其於小學也亦庶乎導人从而至於佽矣

咸甯汪氏義莊錄序

國家含仁出惠一民同俗其甄陶天下者悉本古者孝友睦婣任恤之遺則而士大夫亦能激薄停澆留用廣施以副　朝廷德意故二百年來用宋范氏義莊成法以贍其族者所在有之而今始又見之於咸甯汪氏咸

嘗任耕餘觀察以縣令起家踐歷監司所至稱循吏江氏義莊其所創建也先是觀察之尊甫觀瀾先生習申韓家言為諸侯老賓客生平勇於為善矜孤卹老惟力是視而尤惓惓於義莊一事嘗述其母王太夫人之言而王太夫人又述其祖母劉太夫人之言兩太夫人皆以節嫠守志備嘗艱苦於煢煢一鐙形影相弔之時慨然有九族中外同其饑寒之意遺命子孫粗能樹立必建義莊觀瀾先生奉承先志不敢失墜耕餘觀察乃卒成之烏乎兩太夫人高誼雖士大夫有所不逮而有兩太夫人之貽謀必有觀瀾先生與觀察之善繼善述

天人合應理有固然而天下事之有志竟成亦即此可見世之嬉娴不自立者可以興矣義莊既立並其本末及其章程以示厥後余寓吳下與觀察善乃得受而讀之上以供祭祀下以卹宗族貧乏有養也婚喪有助也子弟能讀者有塾也應試而成名者有慶也婦女之嫠而能守者有賜也是可謂詳且善矣禮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其兩太夫人與觀瀾先生之謂乎莊子曰美成在久其觀察之謂乎皖之大吏上其事於 朝又臚舉觀瀾先生生平事實以聞 詔書褒美建綽楔於其門錫以樂善好施四字汪氏義莊於是大顯而觀瀾先生

之行誼與時亦必列入　國史孝義傳中可以千古矣余承觀察之意弁言於其端則又推本兩太夫人之遺言庶汪氏後昆勿忘所自食舊德而服先疇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也

禮書通故序

自唐以前多有以禮學名家者宋元以來禮學衰息儒者說經喜言易而畏言禮易可空談禮必徵實也

國朝經術昌明大儒輩出於是議禮之家日以精密於衣服宮室之度冠昏喪祭之儀軍賦官祿之制天文地理之說皆能考求古義歷歷言之而彙萃成書集禮家

之大成者則莫如秦味經氏之五禮通考曾文正公嘗與余言此書體大物博歷代典章具在於此三通之外得此而四爲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余讀之誠然惟秦氏之書枝而不斷抵所折衷可謂禮學之淵藪而未足爲治禮者之蘄極求其博學詳說去非求是使學者得以窺見先王制作之潭奧者其在定海黃氏之書乎定海黃君元同爲薇香先生之哲嗣往歲與和甫同年視學吾浙錄先生明堂步筵說見示謂與余說明堂大旨相合余深惜不及一見求幾余來主講詁經精舍始得文於君後又與同在書局知君固好學深思之士也曾以

所撰禮書通故數冊示余余不自揣小有獻替至今歲又以數巨編來則裒然成書已得十之六七而余精力衰颯學問荒廢流覽是書有望洋向若而歎而已丞不鄙棄問序於余余何足序此書哉惟禮家聚訟自古難之君爲此書不墨守一家之學綜貫羣經博采衆論實事求是惟善是從故有駁正鄭義者如冕有前旒無後旒射者履物正足非方足是也有申明鄭義者如古者冠卷殊謂殊材非謂殊色婦饋舅姑共席于奧謂一席並設非謂同席是也略舉數事雖其小小者然其精審可知矣至其宏綱巨目凡四十有五洵足究天人之奧

通古今之宜視秦氏五禮通考博或不及精則過之向使文正得見此書必大嗟歎謂秦書之後又有此作可益三通而五矣余經義顓蒙無能爲益而所說冠義母拜之鄉射禮之參侯道皆頗與鄙說合亦未始不自幸也

錢氏綱目考訂序

自朱子作綱目之後劉友益有綱目書法尹起莘有綱目發明汪克寬有綱目考異孔克表有綱目音訓孫吾與有綱目音釋王幼學有綱目集覽諸儒之書或存或否而其用力於此書可謂勤矣 國朝則有内長恤之

綱目分注拾遺陳景雲之綱目訂誤　四庫著錄焉乃康熙間尚有懷甯錢氏之書其書實精審卓然爲紫陽功臣而　四庫未收學者不盡得見甚可惜也錢氏名選字枚一學者稱涉園先生康熙二十四年進士以知縣官廣東未半歲卽解組歸生平致力於綱目一書以九法讀之一曰音二曰注猶孔氏之音訓孫氏之音釋也三曰考猶汪氏之考異也四曰補猶尚氏之拾遺也五曰辨猶陳氏之訂誤也六曰紀猶王氏之集覽也七曰評八曰自序謂卽評訂之稍異者猶尹氏之發明也九曰按蓋自抒所見有諸家之所未及者是先生之書集諸家之

大成得先生書而諸家襃括其中矣其書舊有刊本兵亂以來原版燬焉同縣人楊君鳳儀及宿州邵君景書僉謂此書不可無傳求得舊時印存之本重付剞劂兩君皆服官吳下因介其鄉人汪耕餘觀察問序於余以書帙繁重不能悉致致其弟一函余受而讀之如秦誅李斯辨其月誤漢相蕭何辨其年誤建武三年書揚州平時揚州未平定爲衍文建武十年書隗囂將時隗囂已死決爲誤字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爲殷紹嘉侯當作孔何齊此人名之誤明帝永平八年以宋均爲尚書令當作宗均此人姓之誤諸如此類皆釐然有當至謂

王莽時匈奴但可書入塞不可書入寇赤眉破廉丹但可書殺之不可書誅之則并及書法之未當者朱子亦宜引為諍友劉友益猶未見及此矣莫書名考訂數則九法之中舉其二以名其書也余深喜先生此書久而復顯而揚鄧二君抱殘守缺為鄉先生表章墜緒其功亦不可沒也故紀其大略如此

薛心農北行日記序

光緒六年　慈禧皇太后以宵旰憂勤有[illegible][illegible]徽之疾　詔徵天下通知醫術者咸詣　闕下而浙江巡撫譚公以君與淳安教諭仲君應　詔書君乃偕仲

君於七月己卯首塗逮十月丙辰還浙江首尾九十有八日其中閒於八月壬寅恭詣　長春宮起居逮九月甲申奉　懿旨賜歸首尾四十有三日此四十三日中辨色而入日旰而歸在他人處此眞所謂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者矣豈優優細旃之上可以從容偃息仰屋梁而著書哉乃讀君所著北行日記一卷又何其斐然而成章也夫文章家排日紀行始於東漢馬第伯封禪儀記而所記止登岱一事其後唐李習之來南錄宋歐陽永叔于役志所歷較遠所記較詳然不過山程水驛閒聊誌游蹟而已君之此記則　宮敟

之壯麗　恩禮之優渥與所交京師士大夫人物之

瑰奇無不備載而又論醫論詩論經論史悉中肯綮至

其附載各詩或紀游或詠古有他人支頤撚髭竟日不

能得者而君於供奉之暇矢口而成之君之才自不可

及而君之精於醫亦可見矣不然方惴惴焉切脈處方

懼不得當而能以餘事作詩人哉巡撫譚公以君應詔

誠知人而君異日必以名醫入　國史方伎傳此一編

也亦必爲藝文志所著錄無疑矣

徐若洲鴛鴦宦詩詞序

徐氏爲武林望族文敬文穆兩公以來簪纓相繼至若

洲先生雖沈淪下位然文采風流固足紹其家聲也惜不得志落拓一官不得展其驥足而又遭逢離亂鄉關淪陷崎嶇戎馬之間故其爲詩多王郎拔劍斫地之氣亦有離騷幽怨美人香草寄託之辭讀其詩可知其人矣先生年十四補學官弟子負有觀潮賦一篇傳誦人口使其得游承明著作之庭豈出東塗西抹諸少年下哉且亦安知不以勛業顯繼文敬文穆兩公而起也乃位不副才而天又不永其年至今徒以詩詞傳但其詩詞亦多散佚僅於兵燹之後煨燼之餘得此二冊亦可慨矣花農抱守殘編不敢失墜其志可嘉余識花農於

微時即決其爲玉堂人物今果成進士入詞林先生之遺意可以少慰先生之遺詩亦必將大顯於時余旣爲先生幸又爲花農勖之也

徐花農玉可龕詞存序

溫柔敦厚詩教也詞爲詩之餘則亦宜以此四字爲主近世詩人多好黃山谷詩余雅不以爲然至山谷之詞尤多俚俗語以此爲詞詞之道卑矣余於詞非所長而遇好詞輒喜誦之嘗謂吳夢窗之七寶樓臺照人眼目蘇學士之天風海雨逼人而來雖各極其妙而詞之正宗則貴淸空不貴餖飣貴微婉不貴豪放花農尊前其

矩矱固如是也花農庶常風度端凝而詩文並極清妙自幼喜為詞皆散佚不存光緒庚辰入玉堂後乞假出都自保定至津門道中追憶得如干首錄為一冊及辛巳春示余於湖上俞樓余讀之無噍殺之音無聱牙之句圓美流轉如彈丸想見張緒少年時風致蓋其所為詞與余論詞有闇合者昔人稱秦七詞情辭兼勝又稱梅溪詞有清新閒婉之長無訑蕩汙淫之失余於花農詞亦云

顧少卿校經草廬集序

校經草廬集二卷長洲顧少卿先生著先生名曾字竣

文少卿其別字也自幼讀書好窮究經史不屑爲章句之學嘗游廣東爲惠州博羅書院山長晚年館杭州蔡氏蔡勉庵太史念慈其門下大生也此集卽太史昆弟所刻亂後失其版其後人謀重刻之問序於余余讀其集歎乾嘉閒老輩學問具有根柢文章亦雅健有法度非苟以浮詞悅人耳目者當是時言漢學者方盛先生若不屑依附者然論易不取先天圖論尙書不信古文則其大者固已得之矣至其與莊司臬書論治盜當先治其地不當專治外洋其言尤爲切要天下事徒鶩乎其外而不求之於內未有不敝者先生生當我朝全盛

之時所論不過盜賊而已然其意可深長思矣惜原刻讐校未精余信手繙閱而亥豕之訛所在皆有未知尚可訂正否集中有尤袤傳一篇谿先生曾與修無錫縣志此即志中之文尤文簡固無錫人也其傳止就宋史本傳稍節之末云乞致仕歸八年卒則與史大異史云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是尤文簡卒於官卒後始致仕蓋宋時自有此例此乃云致仕歸卒殆別有所據歟余少時亦嘗客杭州蔡氏距先生之館蔡氏不過六七年而先生之集余顧未之見今始見之則不特先生墓木已拱即

仂庵昆弟亦久作古人而先生之集乃幸存於兵燹之餘至今又復顯於世亦可知其文章學問固自有不可澌滅者存也

名山福壽篇序

余築書冢於石甕仙館西南隅李黼堂中丞用蘇文忠公石鼓詩韵紀之余從而和之已而諸同人得福壽殘甎於僧舍壞垣歸之石甕仙館余又用前韵紀之是二詩也屬而和者數十人徐子花農聚而刻之刻成問序於余嗟乎空山老屋中仰屋著書髮白齒落粗有成就而狼藉於腐士之中零落於婦孺之手不得一顯於世

者豈少哉余書甫成而傳播人間旁及海外至區區殘稿猶不棄捐卜名山而藏之入諸賢之詠歌供後人之憑弔造物者之於我不太厚歟故於玆篇之成漫書數語自幸也亦自媿也

蔡子璉瑤田遺詩序

先通奉公初娶於蔡蔡爲吾邑大姓凡邑中之蔡於吾皆母黨也其較親者爲厚齋先生於吾爲舅氏先生有三子於吾皆兄弟也其仲子曰銘珏子璉娶於姚則又吾母姚太夫人歸孫也於是又加親焉子璉年少而劬於學雖崎嶇於戎馬之間讀書不輟尤好爲詩其詩雖

未能成家而力追漢魏盛唐之軌度不屑爲近世淫哇之音則其所主者正也如子璡者吾方望其必有所立也未及三十遽夭天年其娶於姚者亦不久而逝無子與女烏乎悕矣厥兄鎮孫瑜卿摭其遺詩得一卷命之曰璡田遺詩以示余曰子璡之所遺者止此矣讀其詩蓋如鍾記室之品袁彥伯所謂文體未遒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者然其中多志微噍殺之音殆精神渫越有發於不自知者邪抑所遭之時然邪蓋子璡以此一卷詩傳而此一卷詩未足以盡子璡也

日本國史紀事本末序

自古記事之史本於尙書編年之史本於春秋二者皆史之正軌也至司馬子長作史記於十二本紀畧具編年之意於八書稍循紀事之規而其所尤致意者在三十世家六十九列傳夫世家猶或備一國之始終列傳則惟載一人之本末史之作爲一代而作非爲一人一家而作也乃使盛衰治亂之大散見諸臣傳中而無所統一將何以提其要歟荀袁漢紀體本編年而其書不甚傳至司馬温公作通鑑朱子之綱目繼之始復春秋編年之舊袁機仲又就温公通鑑分事排纂以一事爲一篇各詳其起訖節目分明經緯條貫是爲通鑑紀事

本末自此以後明陳邦瞻又踵而爲宋元兩史紀事本末於是尙書紀事之體亦爲史家所不廢矣日本建國東瀛溯神武元年在中國周惠王之十七年以至於今一姓相承垂三千年矣歷世久則事實愈繁紀述亦愈不易其國舊史有曰六部國史者編年體也有曰大日本史者紀傳體也而紀事之體獨未有聞於是靑山博士徵文考獻著國史紀事本末四十卷自神武之開基以至天智之中興大寶元明元正之治眉輪田狄承久之變蝦夷隼人之叛服平氏源氏之廢興原原本本若網在綱其功力勤矣其體例善矣博士君有令子曰勇

介其國人竹添井井問序於余余聞博士君爲東國世家自其曾大父以來累居史職博士君紹承家學蓋不止如太史公之父子相繼也合數世之見聞以成此書宜其書之博而精矣余固　中朝舊史官也而去職旣久史學荒無不足贊一辭粗述史家體例以弁其端云爾

鎭海縣志後序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此則後世郡縣志之權輿自唐以來總志莫古於唐元和郡縣志州郡志莫古於宋長安志及吳郡圖經續記其始惟詳載四至八到山川鎭

成而已自太平寰宇記錄及人物並載藝文於是條例愈繁然雖一邑之志而全史體裁具矣鎮海之爲縣自隋以前屬於句章唐始於其地置望海鎮梁開平時改鎮爲縣未幾又改望海爲定海宋元明因之而明洪武時又廢昌國縣并入焉

國朝康熙二十六年復於昌國故址置定海縣而改定海縣則命之曰鎮海此今縣之所繇始矣夫自唐至今千有餘年始而鎮繼而縣枕海跨江爲甬東保障徵文考獻顧不重歟邑之有志剏始於明嘉靖間

國朝兩次修輯今存者惟明嘉靖志及

國朝乾隆志而康熙閒知縣王公士元郝公良桐唐公鴻舉所修之志則無存者矣欲稽邑故者舍嘉靖乾隆兩志何觀哉今備載其修志姓名幷錄其序以存崖略焉

明嘉靖志

纂修某某等 備載職名

原序 均備錄原文

雷金科序

何愈序

張時徹序

國朝乾隆志

鑒定某某等 備載職名

原序 均備錄原文

陳鳴夏序

周德序

胡邦祐序

王夢弼序

自乾隆志之後至今百有餘年矣中間兩經兵燹事蹟益繁若不及今蒐討更數十年故老云亡遺文散佚歲月愈久亦愈無徵其何以信今而傳後擬同治九年豐

順于公萬川來守是邑以為欲考來者必觀其往欲善後者必監於前乃進邑士大夫與之參稽諸志旁搜博采擇善而從凡歷數年之久乃成書若干卷書成懼其體例之未能斠若畫一也以余舊官柱下猶習記載之文將全稿寄余吳下幽閑俾審定之余時居太夫人憂而是年夏又遭內子姚夫人之變家運轗軻心神彷徨學問之事日以荒落何足以定得失哉爰逐來意流覽一周開亦小有獻替捫籥叩槃固不足為全書之損益也

凡纂修郡縣志則歷次纂修之人與其序文不能不

錄然一展卷而遝爾羣牘不休亦殊取厭余重前預修上海志偶出新意於全書之末附序錄一卷即將歷次修志姓名與其序文均納入其中光緒五年鎮海志成丁印波明府求序於余因爲仿上海之例作序錄一卷其文本不足存而此法似可用故錄存之

湯文端公手書九經跋

蕭山湯文端公爲嘉道朙名臣清德碩望當代罕有余於庚戌之歲以門生門下之門生拜公堂下蒙賜楹聯十六字後燬於兵下庚申之亂至今惜之已卯春日其文孫伯巡觀察以公手書九經見示易書詩禮記論語

孝經孟子爾雅皆全文惟左傳爲節錄本盋公自入翰林以寫經爲日課凡三寫全經此其一也觀其所署年月自道光丙午至咸豐元年盋公暮年之筆矣齊書稱沈驎士年過八十鐙下細書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公之所養何愧古人而其德望則豈織簾先生所能企哉詩云雖無老成尙有典型敬觀翰墨如對典型烏呼其可寶夫

書王氏兩墓志銘後

王子夢徵以其十三世祖賓溪君十五世祖東安君兩墓志銘見示盋皆新出自土者其家乘初未載及兵亂

之後修齋先塋而得之五百年後復顯於世非偶然也
費箬君志云宋南渡時自汴遷吳以善賈致雄貲因姓
其地曰王店今嘉興所屬有小村聚曰王店豈卽其地
歟抑吳江鄉間別有地名王店也如果卽嘉興之王店
則吾與夢薇爲鄉人矣東安君志所云大學士梁公卽
梁儲也明史稱梁儲字叔厚而此云厚齋與史小異亦
如深甫先生之或稱厚齋或稱伯厚矣據明史宰輔表
梁儲於正統五年庚午九月入閣謚卽賓溪君出四千
斛振飢民之年東安君受知梁公當卽在是歲其祖行
善於鄉而其孫卽策名於朝亦可見爲善之報矣東安

君志爲文衡山待詔所書而賓溪君之志則書者爲潮陰岳梁名蹟稍晦然其書實可與文待詔並傳他日金石家必當著錄不止爲王氏家乘之光而已

書岳忠武奏草後

岳忠武十年之功敗於一旦千古惜之今讀此奏有不出三日掃金必矣之語烏乎孰知十年之功止少此三日哉眞所謂功虧一簣者矣今年二月閒在吳下廚廬見前明史忠正公於崇禎十六年咨漕督路振飛文書鈐行在兵部之印硃墨猶新及來湖上又見此冊洵眼福矣惟史公咨文乃當時胥吏所爲且其事亦止咨留

一將官無大關係不如忠武此冊尤可寶也冊中奏草
八篇中尚書樞密狀一篇汝玉倪公題曰忠武奏草乃
概言之耳

書朱椒堂先生鍾鼎款識遺稿後

朱椒堂先生鍾鼎款識遺稿四冊乃阮文達公積古齋
鍾鼎款識之藁本自湯文端以下諸家跋語言之詳矣
今年秋其從孫竹石觀察出以示余余觀一本題鈕經
堂金石跋六字文達以硃筆改書積古齋續鐘鼎款識
八字則其爲積古之先河固無疑矣然其中有先生原
文而文達改定者亦有文達草稿附入先生之書者蓋

文達嘗曰本以編定審釋屬之先生積古齋序固明言之則兩家之書即一家之書不可得而別矣故如商舉己卣抹去蝴字改作乎湖朱某云此固采取先生書之明證而如周季娟鼎引朱云王姬是王子朔妣積古款識竟云案周王無徙居楚麓事此王疑是王子朝不復明其爲先生之說可見兩家之不分彼我矣其中亦閒有異同之處殆偶未商定者乎然如商雕伯癸彝雕下一字阮作伯此作祖商單父辛彝作下一字阮作好此作民周姬單匜弟一字阮作尨此作奭覩其筆跡實足文達手書殆初說如此而後又改易之也周伯據敦有

文達手書謂非據字當作木旁虎椃下虛字乃櫨之省椃櫨爲作器者名字及觀積古款識則仍作據字而以虘字爲祖之叚字周正考父鼎先生用錢獻之吳侃叔說云蔡宣公名考父亦述文達說云孔子七世祖不當作文王尊鼎定爲蔡侯器及觀積古款識則仍主孔子七世祖說而以文王爲商之文丁據古人稽書不厭反復詳求文達鐘例之精意非先生此書則不可得而見矣惟如丁㠱卣戲下一字先生作霸謂見集韻阮則作霏謂即霸字而又疑其譌然則不如竟從先生作霸矣子荷貝父乙先生云未詳何器據阮本則是商彝豈先

生當日但見其銘未見其器乎然亦有此有而阮無者如商己癸商戊已商父辛商父乙商父甲諸鼎商尊彝壺周[illegible]尊周主父乙彝漢敵封鐙之類是也諸器中多有阮無增益字不知積古款識何以遺之然則此書也不特可見文達之精意并可補積古之缺遺後世講求吉金文字者讀積古齋書尤不可不觀先生此書也